

《紫颜色》中女性解放的辩证研究

王婷婷

(淮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摘要:基于对女权主义运动历程的回顾,从艾丽斯·沃克提出的妇女主义视角出发,通过对女性解放的阐述,审视了小说《紫颜色》中黑人女性角色如何获得思想上的解放和经济上的独立。反思了黑人女性身体在女权主义事业中的作用以及黑人女性之间的诚信问题。以期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困境提供一个辩证思考的视角。

关键词:《紫颜色》;妇女主义;身体;诚信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紫颜色》是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创作的一部书信体小说。1983年,该小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1]。小说以女主人公西丽由麻木到觉醒、由反抗到独立的人生奋斗经历为主要线索,体现了黑人女性对待性别和种族双重压迫的反抗和对完整自我及完美生活的渴望与追求。西丽的人生历程在一定程度上与妇女主义(womanism)追求黑人女性解放的目标相契合。笔者将从妇女主义的角度审视《紫颜色》所折射的女性解放所取得的成绩,并反思文学再现中女权主义事业推进和发展的困境。

一、妇女主义概念的提出

妇女主义是美国女权主义运动推进过程中提出的新概念,和女权主义运动的三次浪潮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出现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女性的选举权。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在争取平等权利(civil rights movement)的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次浪

潮中,女权主义者力图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生育权利和在职场中的平等待遇,进一步唤醒女性的主体意识,致力于达到和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

前两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存在一种预设,“认为女性主义必须要有一个普遍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是建立在一个所谓跨文化的身份上的政治假设,通常伴随着这样的概念:对妇女的压迫有某种单一的形式,可以在父权制与男性统治的普遍或霸权结构里找到”^[2]。这种假设的政治再现的主体仍是中产阶级中的白人女性,在此区间之外的女性,如有色人种和女同性恋群体被排除在外。基于此,女权主义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末掀起了第三次浪潮。在第三次浪潮中,女权主义者大致分为两大阵营。在第一阵营中,有些人尝试发展联盟政治,不预先设定“妇女”的内涵应该是什么,主张立场不同的妇女在新的联盟架构里,各自表达自己的身份^[2]。“开放性的联盟所支持的身份,将因应当下的目的或被建构或被放弃。”^[2]这就意味着,

在追求政治再现的过程中,随着情境的改变,建立在对话基础上的同盟所体现的主体也会发生改变。而第二阵营在一定程度上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她们质疑统一的女性身份,抵制类型化的身份政治^[3]。

在第三次女权主义运动浪潮的背景下,关注新时代非裔黑人女性解放事业的艾里斯·沃克提出了“妇女主义者”(womanist)的概念,力图将不同阶层、不同境遇的非裔黑人女性联合起来,相互扶持,形成一种策略性的联盟,以非裔黑人女性为主体,共同争取进步和解放。在散文集《寻找母亲的花园》的前言中,沃克概括了妇女主义者的主要特点:

(1)妇女主义者的“妇女特质”与女孩的“轻浮、不负责任、不严肃”的特点相对,她成熟稳重、认真负责。她是一个有色人种的女权主义者。她具有冒险精神,大胆而不受拘束。

(2)妇女主义者通过性爱或者非性爱的途径关爱其他女性。她欣赏并珍惜女性文化和女性力量,包容女性情感的不稳定,包容她们的眼泪和笑容。妇女主义者通过性爱或者非性爱的途径关爱男性。她践行种族包容的理念。

(3)妇女主义者热爱艺术、崇敬神灵。她珍惜爱情、食物和圆满的事情,关爱民族和自身。

(4)妇女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关系就如同紫色和淡紫色两种颜色的亲近和亲密^[4]。

二、女性的解放

1. 黑人女性的困境

在小说《紫颜色》中,以西丽为代表的黑人女性受到了非人的压迫。她不满14岁就被继父侮辱导致辍学,为了保护母亲和妹妹耐蒂,她不得不继续忍受屈辱。后来,西丽嫁给小农场主某某先生不过是新一轮更痛苦的压迫的开始,平日除了伺候丈夫、照管孩子、做好家务外,还要在田地里做农活。在所谓的“家”里,西丽得不到丝毫的温暖和关爱,

时常遭受丈夫的毒打。在某某先生眼里,她只不过是个不用付费的保姆、劳力和泄欲工具,毫无尊严可谈。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西丽在某某先生非人的欺压下,慢慢变得逆来顺受、麻木不仁。长此以往,西丽必然会在压迫中消亡。

西丽的悲惨境遇是小说中众多黑人女性生活困境的缩影。西丽的妹妹耐蒂在家中面对的是继父的虎视眈眈,离家出走后则要面对居无定所的漂泊。西丽的儿媳索菲亚梦想着获得和白人、黑人男性同等的权利,在梦想破灭后被白人市长强迫留在监狱做苦役。然而,妇女主义者之间的姐妹情谊不仅使她们能够存活下来,而且使她们获得一定的成长。

2. 在妇女主义指引下的女性解放

在沃克看来,妇女主义者之间存在着特殊的情感,正是这种特殊的情感在一定程度上才使得黑人女性得以救赎。耐蒂之所以能够从继父的觊觎下全身而退,靠的就是姐姐西丽身体的牺牲。当西丽在家中度日如年时,某某先生的姐妹为西丽谋划着生存之道,并试图说服某某先生友善地对待西丽,她们的善良给西丽带来了情感支持。当索菲亚在监狱做苦役时,是玛丽前往监狱向有亲戚关系的监狱主管求情,才拯救了索菲亚。

在《紫颜色》中莎格是一名布鲁斯歌手,她向人们展示了黑人独特的歌唱艺术。莎格性格独立、坚毅、富有爱心,愿意为黑人女性争取权益,在她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妇女主义者的主要特点。

小说中,西丽与莎格相互关爱并给予对方情感上的支持。一方面,西丽给予莎格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慰藉。莎格是某某先生一直心仪的女性,在莎格生病时,某某先生将她接到了家里,是西丽的精心照顾使患病的莎格得以康复,莎格会如同女儿一般地靠在西丽怀里,让西丽给她编辫子。另一方面,莎格则如同精神导师一般引导着西丽。莎格鼓励西丽关注性爱时的身体体验,让她体验到作为一名女性的感受,同时培养西丽的独立、平等的意识。她告诫西丽:“你别总是太

太太太地称呼我。我还没有那么老。”^[5]后来,莎格和西丽离开了某某先生的家,前往北部孟菲斯,莎格给西丽提供了物质保障,使得西丽可以充分发掘自己的才能。在莎格的指引下,西丽发现了自己设计裤子的才能,并在莎格的帮助下开办了自己的裤子厂,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在莎格与西丽的相处过程中,西丽用零碎的布料缝制被子的场面吸引了莎格的加入,莎格贡献了她的黄色旧裙衫,做成的被子被她们叫作“姐妹的选择”。小说中被子的原型就是现实社会中的“百纳被”,所谓的“百纳被”是指黑人妇女将一定形状的小片布料拼凑缝补而成的被子。世代相传的百纳被文化显示了黑人女性独特的审美和创造力^[6]。西丽觉得莎格哼唱的布鲁斯风格的曲子别有韵味,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由此,黑人独有的传统艺术在黑人女性的彼此影响和相互关爱中得以保留和延续。

三、女性解放的过程和结果的反思

小说结尾展现的女性境遇看似皆大欢喜,但是,如果仔细审视小说中女性救赎和解放的过程与结局,就会发现女权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难题。

1. 以索菲亚为代表的黑人女性与白人地位的翻转

索菲亚和市长夫人第一次见面时,市长夫人提议让索菲亚做女佣,索菲亚的回答是:“他妈的,不好。”^[5]此时索菲亚的预设是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是绝对平等的,黑人有权对白人说不和表达不满的权利。而结果却是被打断肋骨,“半个鼻子掀了”^[5],此后被迫在监狱洗衣房做苦役。至此,她被现实中存在的种族不平等所击倒。

在具有妇女主义者特质的玛丽的帮助下,她得以逃离苦役,为市长夫人做佣人。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她和作为白人女性代表的市长夫人之间开始了较量与博弈。市长夫人想学习开车,由于市长没空教她,她只好依赖索菲亚和她学习开车。耐蒂目睹了市长夫

人和索菲亚在一起的场景:“市长夫人在买东西,不断地从商店里出出进进,她的侍女在街头等着她,替她抱大包小包的东西,我不知道你见过市长夫人没有,她像个浑身湿透的小猫,她的侍女可一点不像侍候人的女佣人,尤其不像侍候湿猫的人。”^[5]此时,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的地位出现了翻转的迹象。到后来,市长夫人的女儿对索菲亚的绝对依赖成为了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地位翻转的佐证。索菲亚说道:“你们知道的,她(市长女儿)家里一出问题就来找我。可后来,有了好事情她也来找我。”^[5]市长女儿抱着儿子雷诺兹·斯坦利·厄尔来到索菲亚的家里,急切地想要得到索菲亚对她儿子的肯定。而索菲亚的回答却是:“不,太太……我不爱雷诺兹·斯坦利·厄尔。”^[5]这里索菲亚显然具备了相对于白人女性的绝对优势和掌控地位。

在黑人和白人的关系中,黑人长期以来处于弱势和受压迫、边缘化的地位,小说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而这种方案却是以黑人为主导的压迫关系代替旧有的压迫关系。

2. 以西丽为代表的黑人女性与黑人男性地位的翻转

在黑人女性的帮助下,西丽从不堪的境遇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自己父亲遗留的房子,并成立了自己的“大众裤子非有限公司”,她和某某先生的关系也日渐缓和,小说中描写到:“过了一阵,我把脑袋靠在他的肩膀上。就剩下我们两个了,我心想,两个失去爱情的老傻瓜在星星下面做伴。”^[5]某某先生在情感上依赖西丽,经济实力又逊色于西丽,西丽的境遇表明黑人女性与黑人男性地位的翻转。

在莎格的情感鼓励下,西丽变得越来越有信心。在某某先生因为意见不同要殴打她时,她一改往日的逆来顺受,即刻与他扭打在了一起,西丽在打斗中表现出了勇气和使用武力的意愿。西丽继承了父亲的房产并开办了裤子厂,使她拥有了财富。而勇气、武力与财富一般与男性气质相联系,所以,西丽在一定意义上具备了男性的特质。而某某先生则

刚好相反,在西丽离开他去北方以后,他开始到田地里干活,变得喜欢做针线活并热衷于收集贝壳,某某先生越来越具备女性的特质。所以西丽和某某先生关系的翻转,一方面,可以理解为用以女性为主导的二元对立代替旧有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鉴于西丽的男性特质和某某先生的女性特质,原有的二元对立关系仍然完好无损,西丽的主导地位仍是以她的男性特质为基础,原有的男权对女性的压迫未能改变。

在19世纪末,社会上出现了对黑人道德素质低下的指责。作为回应,在黑人团体中产生了一种“救赎期望”,这种期望主要来自中产阶层的黑人女性(不局限于她们),她们试图通过接受传统的资产阶级的礼仪规范来消除白人对黑人在家庭、生活等方面的不当行为的指责^[7]。黑人资产阶级能否获得尊敬关键取决于他们是否遵循了男权体制下的家庭理念^[7]。可见,黑人的“救赎期望”实质上仍然是在男权的框架下,在以白人为主导的社会架构内对黑人行为进行有限度地改良。在小说《紫颜色》中,西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裤子厂老板,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行列,使自己免受黑人性暴力和家庭暴力,这样的经历与那种思想上保守、落后的黑人梦想着通过接受白人资产阶级的礼仪规范而实现的“救赎期望”相契合,解构了小说中黑人女性的成长和进步,她们仅仅是掉进了财富决定一切的白人至上和男性至上的俗套里。

3. 女性身体和妇女解放

黑人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使她们渡过难关,有时她们还要牺牲自己来确保其他女性的利益。西丽为了保护自己的母亲和妹妹耐蒂,贡献了自己的身体。玛丽为了救出索菲亚,也同样牺牲了自己的身体。很显然,她们作为替罪羊,以自己的身体献祭。在《圣经》中,亚伯拉罕捆绑了以撒,准备火烧以撒向上帝献祭,在此时,他的内心是对上帝绝对的虔诚和信任,并没有企盼从上帝那里获得任何回报。西丽和玛丽在献祭身体时,有了一定限度的自由意志,她们可以选择贡献或者拒

绝,而且她们的献祭是有条件的,即身体一旦贡献,她们企盼献祭的接受者履行承诺,释放她们的姐妹。但是她们的自由意志是受限的,因为,如果她们选择拒绝,自己的姐妹就无法被释放,所以实质上她们仍然没有选择权。表面上看,贡献身体的女性拥有了与权力阶层谈判的条件,但是,决定权仍然掌控在权力阶层,即男权的手中,他们可以随时选择违约。这就彰显了黑人女性无奈的困境:身体是她们唯一的筹码,而筹码的效用仍是未知的。

无论是在现实的女权主义事业中,还是文学再现中,女性利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工具总是会得不偿失。首先,掌握着话语主导权的男性用凝视规训着女性,用自身的审美标准消费着女性的身体,进一步强化了女性“他者”的地位^[8]。其次,把身体作为交换条件、将身体工具化有悖时代潮流,“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正在试图重新挽回那受到伤害的,被标记为不道德的黑人女性身体,在过去,她们的身体被贬低,人们认为黑人女性的身体不具备产生知识的能力,没有资格成为言说的主体。”^[9]

4. 黑人女性之间的诚信

诚信在小说中是一种可贵的品质,莎格被大家所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为人诚实。小说中描写到:“我是说,她正直,坦率,光明正大。她有话直说,才不管会不会天诛地灭。”^[5]诚信也是沃克一直所推崇的品质,也是构成妇女主义者相亲相爱的基础。沃克认为“说出真相是必须的,永远都是”^[10]。她也说过:“如果你就自己的痛苦对自己说谎,那么有一天,你会被那些声称你自愿享受痛苦的人杀死。”^[10]

虽然,诚信在小说中以及在沃克的实际生活中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但在小说中仍然存在着黑人女性之间不诚实的现象。耐蒂离开继父的家以后就跟随着黑人传教士夫妇塞缪尔和科琳。塞缪尔和科琳领养的孩子正是西丽所生,孩子在出生后西丽继父卖掉。科琳觉察出孩子和耐蒂长得很相像,误以为

耐蒂是孩子的母亲,一直警惕着耐蒂会把孩子抢走,并且怀疑塞缪尔和耐蒂之间有私情,但是事实的真相却被耐蒂一直隐瞒着。可怜的科琳因为疑虑和在非洲水土不服而日渐憔悴,在弥留之际,耐蒂才将真相告知于她。如果黑人女性在争取解放的过程中,在遭遇敌我矛盾时隐瞒真相,这样的做法还情有可原,但在共同争取进步的黑人女性之间,刻意的不诚实必然会与妇女主义者的特质相悖。

四、结 语

《紫颜色》刻画了黑人女性在妇女主义者的指引下获得成长和解放的过程,彰显了黑人女性不同于白人女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白人女性对女权主义运动的统治地位,摆脱了白人女性女权主义运动的范式。黑人女权主义运动逐渐多元化,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和文化等层面。在文学作品中再现的黑人女性生存的困境、为争取权利而进行的抗争是女权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文学作品本身拥有着巨大的阐释空间,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权威无法保证,文学作品的意义独立于作者的意图之外,作者意图和文学再现之间的张力、作者意图与文本阐释的意义相悖的情况也成为女权主义者在文学领域中争取黑人女性权利时不得不研究的一项课题。

参考文献:

[1] WIKIPEDIA. *The Color Purple* [DB/OL]. (2018-06-01)[2018-12-2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Color_Purple.

[2] 巴特勒.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身份与身份的颠覆[M]. 宋素凤,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

[3] 王晴锋. 同性恋研究中的身份政治、亚文化及话语之争[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74-82.

[4] 曾丽华. 论《紫颜色》中的妇女主义思想[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06-110.

[5] 沃克. 紫颜色[M]. 陶洁,译. 南京: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6] 王秀杰. 黑人的百衲被与印第安的圆:《梅瑞迪安》的混杂性叙事[J]. 国外文学,2016(4):137-144.

[7] QUASHIE K. Black masculinity and queer gendering in Rita Dove's "Thomas and Beulah" [J]. CLA journal,2016(4):364-380.

[8] 程晨,宗戎. 从女性形象解读美国电视剧中的女性主义困境[J]. 中国电视,2016(12):96-100.

[9] ALEXANDER M J, MOHNATY C T. Feminist genealogies, colonial legacies, democratic futures[M]. New York:Routledge,1997.

[10] PLANT D G. *Alice Walker: a woman for our times*[M]. California: Praeger,2017.

A Dialectical Study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The Color Purple*

WANG Tingt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232038, China)

Abstract: Reviewing the germination of Alice Walker's key concepts of womanism that resulted from the three feminist movem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iberation of mind and the economic independence of the black women in Alice Walker's *The Color Purple*. The paper then reflects on the role played by the bodies of black women, and the integrity among black women.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may provide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in evaluating the achievements and obstacles in the course of feminist movements.

Key words: *The Color Purple*; womanism; body; integrity

(责任编辑:何旷怡 英文审校:林 昊)